

175  
19

卷八

名論

滄河方曙

治河方畧卷之八

翰林院編修河道總督兵部尚書追贈太子太保  
工部尚書世襲拜他喇布勒哈番諡文襄斬 著

五世孫文鈞衡斯重刊

兩河經畧疏

潘季馴

題爲遵奉明旨陳愚見議治兩河經畧以圖永  
利事據司屬蒙臣牌行看得水性就下以海爲  
壑向因海壅河高以致決隄四溢運道民生胥

受其病故今談河患者皆咎海口而以濬海爲上策則誠然矣第海有潮汐茫無着足不得已而議他闢豈知海口視昔雖壅然自雲梯關四套以下闊七八里至十餘里深皆三四丈不等縱使欲令開鑿必須深闊相類方便注放則工力艱鉅必不能成矧未至海口乾地猶可施工及將入海之處則潮汐往來亦與舊口等耳且海之舊口皆係積沙人力雖不可濬水力自能

衝刷乃若新闢之地則土壤堅實不特人力難措而水力亦不能衝故職等竊謂海無可濬之理惟當導河以歸之海則以水治水卽濬海之策也然河又非可以人力導也欲顧其性先懼其溢惟當繕治隄防俾無旁決則水由地中沙隨水去卽導河之策也顧頻年以來無日不以繕隄爲事亦無日不以決隄爲患何哉卑薄而不能支迫近而不能容雜以浮沙而不能久隄

之制未備耳是以黃決崔鎮等口而水多北潰  
爲無隄也淮決高家堰黃浦等口而水多東潰  
隄弗固也乃議者不究制之未備而咎築隄爲  
下策豈得爲通論哉又有所未盡者上流旣潰  
隄以旁決矣至於下流復或岐而分之其趨於  
雲梯關正海口者譬猶强弩之末耳蓋徒知分  
流以殺其怒而不知水勢益分則其力益弱水  
力旣弱又安望其能導積沙以注於海乎職等

故謂今日濬海之急務必先塞決以導河尤當固隄以杜決而欲隄之不決者必真土而勿雜浮沙高厚而勿惜鉅費讓遠而勿與爭地斯隄於是乎可固也如徐邳挑清沿河各隄固矣崔鎮等口塞矣則黃不旁決而衝漕力專高家堰築矣朱家口塞矣則淮不旁決而會黃力專淮黃既合自有控海之勢又懼其分之則力弱也則必暫塞清江浦河而嚴司啟閉以防其內奔

姑置草灣河而專復雲梯以還其故道仍接築  
淮安新城長隄以防其末流盡令淮黃全河之  
力涓滴悉趨於海則力強且專下流之積沙自  
去下流既順上流之淤墊自通海不濬而闢河  
不挑而深矣此職等所謂固隄卽所以導河導  
河卽所以濬海也猶慮伏秋水發暴漲傷隄職  
等查得呂梁上洪之磨臍溝桃源之陵城清河  
之安娘城等處土性堅實可築滾水石壩三座

若水高於壩任其走洩則水勢可殺而兩隄無虞矣至若寶應石隄之當復與夫下流支河之當疏揚州運河之當濬皆今時之切務所宜次第併舉而不可緩者也但前項工程自豐沛徐淮以至水口共長千有餘里自清江浦以至儀真共長三百餘里地勢遙遠工程浩大一時錢糧未措人大難集除前請發銀二十萬兩併截留漕糧八萬石一面先將豐沛縷隄太行遙隄

及徐邳一帶縷隄酌量幫築桃清南隄併淮  
安新城長隄乘時創築高家堰兩頭水勢稍緩  
先行築塞實應湖先用椿笆修築土堤外其餘  
各項工程相應大加修舉者一面請發錢糧調  
集官夫買辦物料次第興舉務保無虞等因到  
臣臣卽會同江一麟躬親督率沿河荒度南朔  
維揚看得儀真東關歷石人頭楊子橋三汊河  
直抵高廟止一帶運河淤淺實應一帶湖堤圯

壤黃浦決口淹及數邑高家堰水射淮揚清江  
浦長堤卑薄柳浦灣至高嶺無隄障禦西窮鳳  
泗看得全淮不下清口日益南徙北抵清桃看  
得崔鎮諸決水從旁洩一望瀰漫正河淤淺徐  
浦以上崔家口新河淺阻北東一帶水行陸地  
僅盈尺餘東抵海口看得新挑草灣尋復淤塞  
今自清口至西橋一帶河流復通但不及故河  
十分之一自安東以下河身漸廣雖有淤淺未

工長二百八十里北岸清河縣以至徐州  
一帶堤工長四百里其間殘缺危險在在  
皆然斷須急爲併治至於治之之法臣籌  
維再四若徒加幫遙堤則旣不能束水而  
又無重門之障良非至穩之著莫妙於亦  
於近河去處加築縷堤并量築格堤以爲  
外藩其殘缺遙堤亦卽一體加幫高厚方  
稱萬全也惟是工程浩大旣不能多用民

甯入徐濟運歷邳宿桃清至清口會淮而東入  
於海淮水自洛及鳳歷盱泗至清口會河而東  
入於海此兩河之故道卽河水自然之性也昔  
元歲漕江南之粟由揚州直北出廟灣入海至  
永樂年間平江伯陳瑄始堤管家諸湖通淮河  
爲運道然慮淮水漲溢東侵淮郡也故築高家  
堰隄以捍之起武家墩經小大澗至阜寧湖而  
淮水無東侵之患矣又慮黃河漲溢南侵淮郡

也故隄新城之北以捍之起清江浦沿鉢池山  
柳浦灣迤東而黃水無南侵之患矣尤慮河水  
自閘衝入不免泥淤故嚴啟閉之禁止許漕艘  
鮮舡由閘出入匙鑰掌之都漕五日發籌一放  
而官民舡隻悉由五壩車盤是以淮郡晏然漕  
渠永賴而陳平江之功至今未斬也後因剝蝕  
既久隄岸漸傾水從高家堰決入一郡遂爲魚  
鼈而當事者未考其故乃謂海口壅塞遂穿支

渠以洩之蓋欲亟拯淮民之溺多方規畫以爲  
疏道之計其意甚善而其心亦良苦矣詎知旁  
支暫開水勢陡趨西橋以上正河遂至淤阻而  
新開支河闊僅二十餘丈深僅丈許較之故道  
不及三十分之一耳豈能容受全河之水下流  
既壅上流自潰此崔鎮諸口所由決也今新開  
尋復淤塞故河漸已通流雖深濶未及原河十  
分之一而兩河全下沙隨水刷欲其全復河身

不難也河身旣復面濶者七八里狹者亦不下三四百丈滔滔東下何水不容若猶以爲不足而欲另尋他所別開一渠恐人力不至於此也以臣等度之非惟不必另鑿一口卽草灣亦可置之勿濬矣故爲今之計惟有修復平江伯之故業高築南北兩隄以斷兩河之內灌而淮揚昏墊之苦可免至於塞黃浦口築寶應隄濬東關等淺修五閘復五壩之工次第舉之則淮以

南之運道無虞矣堅塞桃源以下崔鎮口諸決而全河之水可歸故道至於兩岸遙隄或葺舊工或翔新址或因高岡或填窪下次第舉之則淮以北之運道無虞矣淮黃二河旣無旁決並驅入海則沙隨水刷海口自復而桃清淺阻又不足言矣此以水治水之法也若夫扒撈挑濬之說僅可施之於閘河耳黃河河身廣闊撈濬何期悍激湍流器具難下前人屢試無功徒費

上料但恐伏秋水發淫潦相仍不免暴漲致傷  
兩隄故欲於崔鎮口陵城安娘城等處再築滾  
水壩三道萬一水高於壩任其宣洩則兩堤可  
保而正河亦無淤塞之患矣徐州以南之工如  
此而已或有難臣者曰臣等欲順水性今淮水  
欲東而乃挽之使北黃水欲北而乃挽之使東  
無奈水性之未適乎臣曰水以海爲性也決水  
乃過顙在山之水也非其性也或者又曰昔禹